

宋歌著

逃婚的姑娘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247.5
2630
2

BK621.8

逃婚的姑娘

宋 歌 著



B 439561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逃 婚 的 姑 娘

宋 歌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 昌 印 刷 厂 印 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51千字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9,300册

书号: 10355·861 定价: 1.35元

如同柳树扎根在河边
乡思在血管里扎根

目 录

楚大烟袋传奇	(1)
逃婚的姑娘	(52)
刘聋子船口	(101)
通肯河，静静地流	(152)
乡思	(205)

楚大烟袋传奇

1

楚大烟袋，真名叫楚凤楼。他是我们黄亮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在那九河下梢，闭塞的小村里，男子长到二十好几，都是上炕认得老婆，下炕认得灶王爷；往西到过西河套，往东到过东官道；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不过是伦河小镇。而大名鼎鼎的楚大烟袋呢，不但到过县城，而且到过省会。据说前些年竟进了山海关，看见过曾被孟姜女哭倒过的万里长城。开天辟地，黄亮屯的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谁曾这样荣耀过？翻开村史（假如有村史的话），黄亮屯也确实出现过几个叱咤风云的人物，虽然现在他们早已长眠在通肯河湾那块风水宝地了，但全村的老老少少却都记着他们。不过，他们和楚大烟袋一比，就显得相形见绌了。他们之中有谁进过山海关、见过长城呢？一个也没有。仅就这一点而言，就值得大书特书一番，况且又是他，凭着他的大智大勇，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打退胡子四海，

保护了全村呢！

这些都是后话。现在还得从头说起。

话说在楚凤楼（那时还不叫楚大烟袋）四十八、九岁的时候，娶了河西金山口一个小寡妇为妻。那时穷人娶媳妇谈何容易，黄亮屯地处九河下梢，不是旱就是涝，家家都过着吊锅无米的穷日子。男子过了四十出头说不上媳妇的，三家也有两家。楚凤楼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，到他父亲那一代就彻底地败落了。父亲的一杆烟枪把祖上留下的最后一亩地也鼓捣出去了。屋里那点浮财也就是几份大烟泡的价，只几天的工夫，就抽得家徒四壁了。骨瘦如柴的父亲断了大烟，简直就象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，疯疯傻傻地折腾了一个多月，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，在房后的一棵歪脖子榆树上上了吊。

父亲给楚凤楼留下的，除了三间四面透风的茅草房以外，再就是两箱子不能吃不能嚼的闲书。要问还留下什么没有？恐怕就得这样回答了：父亲还给儿子留下一屁股两肋巴饥荒。①

这样的穷日子，连耗子都饿得搬了家，娶媳妇，那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。

“跑腿子三年，老母猪赛过貂蝉”，别说楚凤楼过了四十岁，连荤腥都没沾过。寡妇就寡妇吧，只要她是个女的。就这样，楚凤楼草草地跟金山口的小寡妇成了亲。

谁知这个小寡妇是个风流女子，做闺女的时候就有好

① 饥荒；方言，外债。

几个相好的。在她男人没死的时候，她就跟其中一个相好的海誓山盟，一心跟着他。当那戴绿帽子的可怜的男人，两腿一蹬、两眼一闭的时候，尸骨未寒，那些相好的就纷纷登门了，都来娶小寡妇。但他们都没有黄亮屯的楚凤楼“财大气粗”，结果，一个一个都被那小寡妇的公公赶出了门。楚凤楼在乡亲们的帮衬下，到底把那欢眉大眼的小寡妇接到了黄亮屯。

楚凤楼哪知她心里有人呢？娶过来之后，楚凤楼一咬牙又在本村财主齐大蛤蟆嘴那儿，借了两石高粱，拉到伦河镇去卖，给新媳妇扯花布，裁新衣。几天工夫，就把个新人从头到脚打扮得齐齐整整的。

他怕她想那刚死去的亲人，就尽量让她高兴。有时竟捏着新媳妇粉白粉白的下颏，咧着大嘴学狗叫，想逗她笑一笑。可是新媳妇“扑楞”一拧脖儿，又嗔又怪地说：“别来这一套……”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楚凤楼满身的热血直往上涌，真是想马上把她搂过来，紧紧地抱在怀里亲热亲热。可是他刚刚一伸手，新媳妇就给他来个大脊梁骨，往前一拱，离他远远的。这时，楚凤楼只好打消那非分之想，暗自叹息一声，心里想：“俗话说得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她跟原先的男人过了好几年，那恩情怎么能一日就断了？人心都是肉长的呀……”

他想，一块石头，放在怀里暖它三天，也会慢慢变热的。于是，他就尽量给她弄好吃的。谁上伦河镇去赶集，

他就托人家给买回一些麻花、烧饼；他给她煎鸡蛋，他给她做红焖大鲤鱼……她要说我想吃龙肝凤胆，他楚凤楼也会上天入地去捕龙捉凤的。他只差没砍块板儿，烧上香，把她当祖宗供上了。

楚凤楼该做的都做了，就剩下没把那颗活蹦乱跳的、红鲜鲜的心掏出来，用双手捧到她的面前了。但是，楚凤楼尽管象个热火盆似的，可新媳妇的脸蛋子始终是冷冷的，就象一块三九天的冰。

那粉白粉白的脸蛋渐渐地见瘦了，两只大眼睛套上了两个大大的黑圈儿。整天头不梳、脸不洗、水不思、饭不进，动不动就望着雾气沼沼的西河套，唉声叹息地暗自垂泪。

楚凤楼这时也觉着这里“有井”（景）儿，但只听见辘轳把响，却不知井在哪儿。

有一天，那是开河不久的事。楚凤楼忙了一天地里的事情，天刚落黑就扛起钓鱼竿、拎上渔篓到通肯河去钓夜鱼。“开河的鱼，下蛋的鸡”，都是最好吃的美味佳肴。他想给新媳妇钓几条红尾巴鲤子、黄脊背鲶鱼，让她吃了高兴高兴。

他的时运委实不错，刚刚到半夜的时候，他就钓了半渔囤，一水水的，都是一尺多长的大鲶鱼。在漆黑漆黑的春夜里，他收起了钓鱼竿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。

他的三间破草房座落在黄亮屯的西头，夹着一圈柳条障子，日久年深，那原先细细的柳条，都长得象擀面杖那般粗细了。春风一吹，繁密的柳枝上就长出了一串一串的

毛毛狗儿，绽起了一个个紫色的芽苞。由于去年冬雪大，棵棵柳树的浆水都十分充足，一股青春的朝气涌动着，就象那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女。一阵阵春风吹拂着，柳枝摇曳着、窸窣着，好象是谈情说爱的男女躲在柳树下窃窃私语。

村里静极了。只是偶尔听到南来的大雁飞过村庄时，睡意朦胧地啼唤一两声。天河只是淡淡的一抹，两岸的星宿也好像困倦了，不时地眨着神秘的睡眼，好象再眨动一两下就要紧紧地闭上了，从此再也不想睁开。只有被天河之水隔在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星，始终象那泪水盈盈的眼睛一样，彼此深情地对望着，一眨不眨，闪着悲伤的光芒。

楚凤楼就在这时进村了。

村头就是他的三间草房。每天，那柳条编成的篱笆门，都是关得严严的；今天，他钓夜鱼走出院子的时候，也回头关上了篱笆门，并且闩得紧紧的，可是现在却大敞大开着。他走到篱笆门前，正在猜疑着，不由自主地就抬了头。

他往西屋的窗户上一看，一下子惊呆了。此时，就在那结婚时新糊的窗纸上，真真切切地映出一双紧紧搂抱在一起的男女的剪影。他的心一折个儿，沉重的渔囤儿就“扑腾”一声掉在地上，囤口一仄歪，几条一尺多长的鲶鱼就从鱼囤儿蹦出来，在地上蠕动着。

他伸出左手，捏着脑门儿，一动不动地站在柳条篱笆

的阴影里，平静了好一会儿。鱼囤儿也忘了拣，就象一个得了大病刚好的人一样，一步三晃地往屋门那里走去。

正在这时，屋里的灯吹灭了。过了不大一会儿，房门“吱扭”一声被推开了，只见他那才娶了三个月的新媳妇，探头探脑地出来了。她一只手拉着野汉子，一只手拎着小包，欲走又停，欲停又走，四外撒眸了好一阵，才放开脚步要往院外走。

大概是因为刚才在明处，现在冷丁到了暗处的缘故，一时，她竟没有发现对面的楚凤楼。

楚凤楼再也忍耐不住了。他撕破喉咙，跳起了脚，大喝一声：“东邻西舍，快快起来，有贼，有贼呀……”

那个躲在新媳妇身后的人听着这声呼喊，赶忙挣脱新媳妇的手，蹿出一步，就想夺路逃走。可是楚凤楼又高又大的身子早就堵住了院门，他一时火冒三丈，又是一声怒喝：“你往哪里逃？”

一边喊着，他就一边用那双象老虎钳一样的手，紧紧攥住一棵擀面杖般粗细的柳树，一弓腰就连根拔了出来，就象鲁智深当年倒拔垂杨柳一样。

“好小子，你竟敢夜入民宅，拐骗民女……”楚凤楼瞪着血红的眼珠子，只听“呜”地一声响，他就举起了手中的那棵柳树，对准那个陌生的男人，不容分说，往下就劈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恰在这时，那个哭哭啼啼的新媳妇，一挖掣胳膊，就不顾命地横在了楚凤楼和那个陌生的男

人中间，“要打，你就打我吧……是我让他来接我的！”

听着这话，楚凤楼浑身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了，两只胳膊立刻软塌塌的，那手就再也攥不住那棵柳树了。只听“啪嗒”一声，柳树掉在了地上。

他无力地用两手捧着脑袋，背靠着柳条篱笆门，一下子瘫软地蹲下了。

两个要私奔的人，一时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在黑暗中，你瞅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：不知是走呢，还是不走？就这样，沉默了下来。

楚凤楼此时的脑海中，翻上涌下地想了很多事情。最后他慢慢地站起来，长叹一声，冒出了一句话：“强拧的瓜不甜……你们，你们既然相好，就，就一起远走高飞吧……”

在凄凉的晨光中，那呆呆愣愣的一对男女，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他们彼此对望了一眼，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楚凤楼，然后就慢慢地迈开脚步，怯生生地绕过楚凤楼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在鸭蛋青色的薄明里，那两个人影越来越模糊了。楚凤楼睁圆了眼睛，不由得跟着他们，慢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。等那两个人影快消失的时候，他好象突然想起了一桩大事，一边踉踉跄跄地向前跑着，一边高声喊着：“喂——，我说，我说，你等一等……”

听着他的喊声，那两个人冷丁站住了。

这时楚凤楼就拚命地跑回篱笆小院，赶忙拎起鱼囤，

然后又匆忙地折回身向远处的人影跑去。

到了跟前，他对那满脸泪痕的新媳妇说：“这里的鲢鱼，是我特意为你钓的；我知道你乐意吃这个……”

新媳妇把鱼囤儿接了过去，扯起衣大襟抹着满脸泪痕，深情地望了他一眼。但还是慢慢地转过身去，跟上那个比楚凤楼年轻得多的陌生人，一步一步地奔向通肯河湾的大草甸子。

楚凤楼望着远去的人影，心里一阵酸楚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用双手捧住脸，低着头，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

楚凤楼的第一次婚姻，就这样悲凉的收场了。

对于这件事，村里的人自然要议论一番。有的说：“这事楚凤楼做得对，她的心里早就有人了，何苦强拧瓜呢！这样的人，你就是当祖宗把她供起来，她也不会买你的账。你给她一个热脸子，她还给你个冷屁股。”也有的说：“楚凤楼这是瞎瞎子叫门——熊到家了！眼睁睁看着叫人家把媳妇领走了。那是明媒正娶，你怕他个啥呀……”

楚凤楼听着这话，心里虽然又要涌起一股酸楚，但他咬着牙不吱声。人是渐渐地黑瘦了，每天只是躲在屋子里，翻看一阵古书，落一阵泪。地里的活计一概不过问，眼见得草长得比苗还高了。

等到了老秋，他种的那块地只打了五升稗子。秆棵收拾收拾，不够老鸱絮个窝的。村里的老人聚到一起，叹息一阵，都为楚凤楼可惜：“一个坏娘儿们，把个好人踢蹬了……”

谁知就在这一年的初冬，楚凤楼竟失踪了。全村撒出人马，南北二屯、河东河西找了个遍，可是竟然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。村里的长者仍不放心，就又带上五六十个青壮年，到通肯河破冰打捞，可是一直捞了五天，也不见一点消息。

楚凤楼到底是死是活呢？要是死了，他是死在哪里；要是活着，他又是躲在什么地方呢？

这真是个谜呀……

2

第一年，乡亲们隔三差五地就会提起他来，说他命苦，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，又跟野汉子跑了，这事搁到谁身上，谁也会伤心的。第二年，只是逢年过节人们才会想起他来，村中那些心地善良的老人们，在十字路口烧上一些黄钱纸，口里叨咕着他的名字，叫他的魂灵回来收钱。这时，全村的老老少少，都确认他是死了。那理由也颇为简单：他要是活着，能在外乡晃荡这么久？有个一年半载的也就回来了！到了他失踪的第三年，几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了，好象通肯河沿儿压根就没有过这个人似的。

可是，在他失踪第四年的春天里，他却回来了。而且不是他自己回来的，五十好几的人了，竟领回一个三十几岁的小媳妇儿。

那是在春末夏初的日子里，正是“六月半，庄稼没瓦罐”的时候。通肯河两岸的柳树长得绿油油的，倒映在清

凌凌的河水里，把河水也染得油绿油绿的，就象抖开了一匹绿绸子。草甸子上的野花开得热热闹闹的，采蜜的蜂子穿飞在花丛中，欢乐地叫着，但你却看不见它们，就好象花儿在嚶嚶、嗡嗡。蝴蝶落在一朵粉红色的打碗花上，就象两把镀金彩绘的小折扇，在那里悠闲地、轻轻地扇着。花香弥漫在草甸子的上空，叫蝴蝶的小扇一扇，香味一会儿比一会儿更浓了。

就在这一天的傍晚，黄亮屯来了两个人。他们赤足涉过了通肯河，在大草甸子左盘右绕的蜿蜒小道上慢慢地走着。走在前边的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汉，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俊俏的小媳妇。他们一边走着，那个男的一边指指点点，对那个女的说着什么，那个女的含笑点着头，慢慢地应承着。

等他们刚一到村口，就被一个老人发现了。那个老人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声音颤抖着叫了一声“楚凤楼”，就好象活见鬼一样，慌慌张张地就要跑。

楚凤楼笑着拦住了那个老人，说道：“大叔，我不是从阎王殿里跑出来的鬼，你不要害怕。你大侄子是活着回来了……”

这时，早已经围上了一群人。有几个头几年给楚凤楼烧过纸的老太太，看见楚凤楼好象从地底下钻出来的，现在正好端端地站在那里，身边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。

大家唠了一阵闲嗑，自然就把目光落在那个媳妇的

身上了。她个头不高，胖不搭的，白白的脸上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小口，左腮上有一颗很显眼的黑痣子。她好象总含着微笑，脉脉含情地望着乡亲们。

楚凤楼把她介绍给大家：“这是我屋里的，名字叫韩桂珍，是天津卫的，老家也是咱关东人……”

韩桂珍一一地对父老乡亲们点着头。

就这样，楚凤楼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黄亮屯消失了三四年，当人们正要把他忘记的时候，他突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什么地方回来了。

他原先那三间破旧的茅草房还空着，人们说，死人的房子好闹鬼，没人敢住。他俩就在自己的破草房里过上了日子。韩桂珍是个勤快人，几天的工夫，就把屋里屋外收拾个干干净净。西屋是他们两口子的居室，原来破破烂烂的墙壁和泥棚，如今都用蓝花窝子纸糊得齐齐整整的；东屋就做了仓库，一些居家过日子的常用东西，该挂的，就都挂在墙上；该摆的，就都摆在地上；柳荫遮蔽的小小院落，收拾得一根草刺也没有。鸡鸭鹅狗、小牲小口，不出半年，就有半当院。

老楚家屋里的这个小媳妇，过日子这个心盛劲儿，说起来叫人心热，看起来叫人眼馋。自从她来到了老楚家，原来总是窝窝囊囊的大烟鬼的儿子楚凤楼，朝天每日都被媳妇的那一双巧手，打扮得象个新郎倌似的。

人们说：“这个媳妇可真神儿。养的鸡尽下双黄蛋，养的猪，气吹似地长，不到半年光景，瘦壳郎喂成大肥猪。她要是喂骡子养马，那就能喂得象条龙。”

这话不假，你看她猪圈里那几口猪，长得油光水滑的。几家邻居的猪，都是跟她一起从伦河镇抓来的，现在还象个大耗子。喂的都是从西河套采来的猪食菜，喂的时候，也都是一瓢一瓢地舀着猪食喂。她的猪，却疯了一样往大长，你说怪不怪？

老太太们说她就象牌桌上的要钱人似的，手气好，什么耍牌到了她手里，也是个赢！

她为人和气，联合人儿，不到半年就跟全村的闺女、媳妇成了好朋友。白天，那些闺女们就结成帮扯成线儿，往她家里钻，“呼呼啦啦”一坐就是半铺炕，有的扳脖子搂腰地坐在那儿，有的手里纳着鞋底儿，笑嘻嘻地问她：万里长城什么样？大海到底有没有边儿？火车上安几个轱辘？韩桂珍就认真地给她们讲，有的时候，讲一遍她们听着不过瘾，韩桂珍就再给讲第二遍。多咱闺女们满意了，一个跟一个地走了，韩桂珍就把她们送到大门外，回来再干家里活。晚上，家里活干完了，那些小媳妇儿就抱着孩子来，听韩桂珍讲发生在黄亮屯以外的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。麻油灯碗干了，就再续上一灯碗，直讲到那些男人来接她们的时候为止。

她人缘好，会来事儿。下雨天，要是东邻西舍哪家没人，她宁可淋个精湿响透，跑得气喘吁吁的，也要去给人家盖酱缸，或是把晾在障子上的衣服给收起来。

杀年猪的时候，她叫丈夫到伦河镇张家烧锅装了十斤烧酒，准备把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和东邻西舍请来吃